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八十

明陸楫編

說淵六十 別傳六十

山莊夜怪錄 闕名

大中年有甯茵秀才假大僚莊于南山下棟宇半墮牆垣又闕因夜風清月朗吟詠庭際俄聞叩門聲稱桃林班特處士相訪茵啓門睹處士形質瓌瑋言詞廓落曰

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畎畝而辛勤與農夫而齊類
巢居側近睹風月皎潔聞君吟諷故來奉謁茵曰某山
居甚僻農具為鄰蓬蓽既深輪蹄罕至幸此見訪頗慰
羈懷願聞處士之業如何特曰某年少時兄弟競生頭
角每讀春秋至穎考叔挾軻以走恨不得佐助其間讀
史記至田單破燕之計恨不得奮擊其間讀東漢至光
武新野之戰恨不得騰躍其間此三事快意俱不能逢
但恨恨耳今則潦倒又無嗣子空懷舐犢之悲耳又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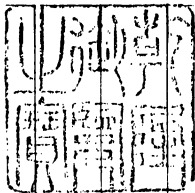
徐孺子弔郭林宗言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
即不敢當生芻一束堪令諷咏俄聞人叩關曰南山班
寅將軍奉謁茵遂延入氣貌嚴聳旨趣剛猛及二班相
見亦甚慰意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吳太
伯為荆蠻斷髮文身因茲遂有班姓寅曰老兄大妄殊
不知根本且班氏出自鬪穀於菟有文班之像因以命
姓遠祖姑婕妤好辭章大有稱於漢皆有傳於史其後
英傑間生蟬聯不絕後漢有班超立功萬里外封定遠

侯某為虎賁中郎將官在武班因有過竄于山林晝伏
夜遊露跡隱形但偷生耳適聞松吹月高牆外閒步聞
君吟詠因來追謁況遇當家尤增慰悅寅因覩碁局在
床謂特曰願接老兄一局特遂忻然為之良久未有勝
負茵翫之教特一兩著寅曰主人莫是高手否茵曰若
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兩斑寅笑曰大有微機真一發兩
中遂傾茵壺請飲及罷局而飲數巡寅請備脯脩以送
茵茵出鹿脯寅嚙決須臾而盡特即不茹茵詰曰何故

不食特曰無上齒不能咀嚼故也數巡後二班使酒作劇言語紛拏特曰弟倚爪牙之士而苦相凌邪寅曰老憑軾之士苦相詆何也特曰弟誇猛毅之軀若值人如卞莊子子當為粉矣寅曰兄誇壯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當為頭皮耳茵前有削脯刀長尺餘茵怒而言曰某有尺刀在是二客不得喧競但且飲酒勿喧觀二客懷悚久之特舉曹植詩曰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此一聯甚不惡寅曰鄙諺云鴉鳩樹上鳴意在麻子地俱大

笑茵曰無多言各請賦詩一章茵曰曉讀雲水靜夜吟
山月高焉能履虎尾豈用學牛刀寅繼之曰但得居林
嘯焉能當路蹲渡河何所適終是怯劉琨特曰無非憐
甯戚終是怯庖丁若遇龔為守蹄涔向北溟茵覽之曰
大是奇才寅見茵稱特奇才大怒拂衣而起曰甯生何
黨此輩自古只有班馬之才豈有斑牛之才且我生三
日便欲噬人此人况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語者蓋惡傷
其類耳遂曰終不能搖尾於君門下乃長揖而去特亦

怒曰古人重者白眉君今白額豈復有人延譽邪何相
怒如斯特遂告辭及明視其門外唯虎跡牛蹤而已甯
生方悟尋之數百步人家廢莊內有一老瘦牛臥而猶
帶酒氣虎既入其山矣茵後更不居此而歸京矣



古今說海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說海卷八十一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吳瓌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校對官編修臣沈孫璉

謄錄監生臣張曾諧

謄錄監生臣楊鰲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八十一

明 陸楫 編

說淵六十一

別傳六十一

五真記

闕名

楊敬真號州閩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
適同村王清其夫貧力田楊氏奉箕帚供農婦之職甚
謹夫族目之曰勤力新婦性沉靜不好戲笑有暇必灑

掃靜室閉門閒坐雖隣婦狎之終不相往來生三男一女年二十四歲元和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識頗不安惡聞人語當於靜室寧之請君與兒女暫居異室其夫以田作困又保無他因以許之不問其故楊氏遂沐浴著新衣灑掃其室焚香閉戶而坐及明訝其起遲開門視之衣服委於床上若蟬蛻然身已去矣但覺異香滿屋其夫驚以告其父母共嘆之次隣人來曰昨夜夜半有天樂從西而來似若雲中下于君家

奏樂久之稍稍上去合村皆聽之君家聞否而異香酷烈遍數十里村吏以告縣令李邯遣吏民遠近尋逐皆無踪跡因令不動其衣閉其戶以棘環之冀其或來也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復聞雲中仙樂異香從東來復下王氏宅作樂久之而去王氏亦無聞者及明來視其門棘封如故房中彷彿若有人聲遽走告令李邯親率僧道官吏共開其門則新婦者宛然在床矣但覺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邯問曰向何所去今何所來對曰昨

十五夜初有仙騎來曰夫人當上仙雲鶴即到宜靜室以俟之遂求靜室至三更有仙樂綵仗霓旌絳節鸞鶴紛紜五雲來降入于房中執節者前曰夫人准籍合仙仙師使者來迎將會于西嶽於是仙童二人捧玉箱來獻箱中有奇服非綺非羅製若道人之衣珍華香潔不可名狀遂衣之畢樂作三闋青衣引白鶴來曰宜乘此初尚懼其危試乘之穩不可言飛起而五雲捧出綵仗霓旌次第前引至于華山雲臺峯峯上有盤石已有四

女先在彼焉一人云姓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
人姓郭荊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會于
此傍有一小仙曰並捨虛幻得證真仙今當定名宜有
真字於是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修真夏曰守真其
時五雲參差覆崖徧谷妙樂羅列間作于前五人相慶
曰同生濁界並是凡身一旦倏然遂與塵隔今夕何夕
歡會於斯宜各賦詩以導其意信真詩曰幾劫澄煩思
令身僅小成誓將雲外隱不向世間行湛真詩曰綽約

離塵界從容上太清雲衣無紋日鶴駕沒遥程修真詩
曰華嶽無三尺東瀛僅一杯入雲騎綵鳳歌舞上蓬萊
守真詩曰共作雲山侶俱辭世界塵靜思前日事拋却
幾年身敬真亦繼詩曰人世徒紛擾其生似舜華誰言
今夕稟倪首視雲霞既而雕盤珍果名不可知妙樂鏗
鏗響動崖谷俄而執節者請曰宜往蓬萊謁大仙伯五
真曰大仙伯為誰曰茅君也妓樂鸞鶴復次第前引東
去倏忽間已到蓬萊其宮闕皆金銀花木樓殿皆非人

世之制作大仙伯居金闕玉堂中侍衛甚嚴見五真喜
曰來何晚邪飲以玉杯賜以金簡鳳文之衣玉華之冠
配居蓬萊院四人者出敬真獨前曰王清父年高無人
侍養請回侍其殘年王父去世然後從命誠不忍獨樂
而忘王父也惟仙伯哀之仙伯曰敬真汝村一千年方
出一仙人汝當其會無自墜其道因敕四真送至其家
故得還也邯問昔何修習曰村婦何知但性本慮靜閒
即凝神而坐不復俗慮得入胷中耳此性也非學也又

問要去可否曰本無道術何以能去雲鶴來迎即去不
來亦無術可召於是遂謝絕其夫服黃冠即以狀聞州
州聞廉使時崔尚書從按察陝輔延之舍于陝州紫極
宮請王父於別室人不得升其階惟廉使從事及夫人
之瞻拜者纔及階而已亦不得升廉使以聞召見舍於
內殿虔誠訪道而無以對罷之今見在陝州終歲不食
時啗果實或飲酒三兩杯絕無所食但容色轉芳嫩耳

古今說海卷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八十二

明 陸楫 編

說淵六十二 別傳六十二

小金傳 闕名

貞元六年十月范陽盧頊家于錢塘妻弘農楊氏其姑
王氏早歲出家隸邑之安養寺頊宅于寺之北里有佳
婢曰小金年可十五六頊家貧假食於郡內郭西堰堰

去其宅數十步每令小金於堰主事常有一婦人不知何來年可四十餘著瑟瑟裙蓬髮曳漆履直詣小金坐自言姓朱第十二久之而去如是數日時天寒小金爇火以燎須臾婦人至顧見床下炭怒謂小金曰有炭而焚煙薰我何也舉足踏火火即滅以手批小金小金絕倒于地小金有弟年可四五歲在傍大駭馳報于家家人至已失婦人而小金瞑然如睡其身僵仆如束命巫人祝之釋然於是具陳其事居數日婦人至抱一物如

狸狀而尖嘴捲尾尾類犬身斑似虎謂小金曰何不食
我猫兒小金曰素無為之奈何復批之小金又倒火亦
撲滅童子奔歸以報家人至小金復瞑然又祝之隨而
愈自此不令之堰後數日令小金引船於寺迎外姑船
至寺門外寺殿後有一塔小金忽見塔下有車馬朱紫
甚盛竚立以觀之即覺身不自制須臾車馬出左右辟
易小金遂倒見一紫衣人策馬問小金是何人旁有一
人對答二人舉扶階上不令損紫衣者駐馬促後騎曰

可速行冷落他筵饌小金問傍人曰行何適人曰過大雲寺寺主家耳須臾車馬過盡其院中人來方見小金倒于階上復驚異載歸祝辭之而醒是夕冬至除夜盧家方備菜盛之具見婦人鬼倏閃於戶牖之間以鬧不得入盧生以二虎目繫小金左右臂夜久家人怠寢婦人忽曳小金驚叫婦人怒曰作餅子何不啖我家人驚起小金乃醒而左臂失一虎目忽窻外朗言還你遂擲窻有聲燭之果得後數日視之帛裹乾殆子不復虎目

矣冬至方旦有女巫來坐話其事未畢而婦人來小金
即膜然女巫甚懼方食遂挾一枚餛飩置戶限上祝之
于時小金忽笑曰笑朱十二喫餛飩以兩手拒地合面
於餛飩上吸之盧生以古鏡照之小金遂泣言朱十二
母在鹽官縣若得一頓餛飩及顧船錢則不復來盧生
如言遂訣別而去方欲焚錢財之時已見婦人背上負
錢焚畢而去小金遂釋然居間者小金母先患風疾不
能言忽然厨中應諾便入房切切然語出大門良久樞

衣闊步而入若人騎馬狀直至堂而拜曰花容起居其
家大驚花容即楊氏家舊婢死來十餘年語聲行動酷
似之乃問花容何得來答曰楊郎遣來傳語娘子別久
好在楊郎盧生舅也要小金母子故遣取來盧生具傳
懇辭以留受語而出門久之復命曰楊郎見傳語切今
不用也急作紙人代之依言剪人題其名字焚之又言
楊郎在安養寺塔上與楊二郎雙陸又問楊二郎是何
人答曰神人耳又有木下三郎亦在其中又問小金前

見車馬何人曰此是精魅耳本是東隣吳家阿嫂朱氏
平生苦毒罰作蛇身今在天竺寺楮樹中有穴久而能
變化通靈故化作婦人又問既是蛇身如何得衣裳著
答曰向某家家中偷來又問前抱來者是何物言野狸
遂辭去即酌一杯令飲飲訖更請一杯與門前鑊八問
鑊八是何人云是楊二郎下行官又問楊二郎出入如
此人遇之皆禍否答曰如他楊二郎等神物出入如風
如雨在虛中下視人如螻蟻然命衰者則自禍耳他亦

無意焉言訖而去至門方醒醒後問之皆不知也後小金夜夢一老人騎大獅子獅子如文殊所乘毛彩奮迅不可視旁有二崑崙奴操轡老人謂小金曰吾聞爾被鬼物纏繞故萬里來救汝是衰厄之年故鬼點爾作客云以取錢應點而已渠亦自得錢汝若不值我來至四月當被作土戶汝則不免死矣汝於某日拾得繡佛子否小金曰然曰汝看此樣繡取七軀佛子七口幡子言訖又曰作八口吾誤言耳又截頭髮少許贖香以供養

之其厄則除矣小金曰受教矣今苦腰背痛不可忍慈
悲為除之老人曰易耳即令崑崙奴向前令展手便於
手掌摩指則如墨染指便於背上點二灸處小金方醒
具說其事即造佛及幡視背上信有二點處遂灸之背
痛立愈盧頊秉志剛直不信其事又罵之曰烏有聖賢
來救一婢此必是鬼耳其夜又夢老人曰吾哀爾疾危
是以來救汝愚郎主却喚我作鬼魅耶吾亦不計此事
汝至四月必作土戶然至三月末當須出杭州界以避

之矣夫鬼神所部州縣各異亦猶人之有逃戶小金曰
於餘杭可乎老人曰餘杭亦杭州耳何益也又曰嘉興
可乎曰可老人曰汝於嘉興投誰家答曰某家有親欲
投之老人曰其家有喪汝今避鬼還投鬼家何益也凡
喪家有靈筵神道交通他則知汝所在汝投吉人家則
可矣又臨發時脫汝所愛惜衣一事剪去身留領縫襟
帶餘處盡去之縛一草人衣之著宅之陰闇處汝則易
衣而潛去也小金曰諾賢聖前度灸背當時獲愈今尚

苦腰痛老人曰吾前不除爾腰者令爾知有我耳汝今欲除之邪復於崑崙手掌中研墨點腰間一處而去寤而驗之信有點跡便灸之又瘥其後婦人亦不來矣至三月盡如言潛之嘉興自後無事

古今說海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八十三

明陸楫編

說淵六十三

別傳六十三

林靈素傳

宋趙與峕

林靈素初名靈璽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遊至蜀從趙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秘藏之由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毫淮泗間乞食諸寺僧多厭之政和三年

至京師寓東太乙宮徽宗夢赴青華帝君召遊神霄宮
覺而異之勅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迹知常素不曉告
假或告曰道堂有温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詩
題壁間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上問有何術對曰臣
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上視靈壘風貌如舊識
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玄妙先生賜金牌無
時入內五年築通真宮以居之時宮禁多怪命靈素治
之埋鐵簡長九尺於地是怪遂絕因建寶籙宮太乙西

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宮觀改為
神霄玉清萬壽宮無觀者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
華大帝君像上自稱教主道君皇帝皆靈素所建也靈
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經醮儀校丹經靈篇刪修注解
每遇初七升座講聽講皆宰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士
庶觀者如堵講說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化奉道矣靈
素為閔不一上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筆賜玉真教主
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上上思明達后欲見之靈

素復為葉靜能致太真之術上尤異之謂靈素曰朕昔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何謂也靈素遂縱言釋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刹改為宮觀釋伽改為天尊菩薩改為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改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有旨依奏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鬪法僧不勝情願戴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有旨胡僧放道堅係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于開寶寺前令衆明年京師

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蔡京奏其妄上密召靈素曰朕諸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大雨以塞大臣之謗靈素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乃神霄甲子之臣兼雨部與之同告上帝文卿既至執簡勅水果得雨三日上大喜賜文卿神霄凝神殿侍宸靈素眷倚益隆忽京城傳呂洞賓訪靈素遂捻土燒香香氣直至禁中上遣人探問香氣自通真宮來上亟乘小車到宮見壁間有詩云捻土焚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真太平無事張天

覺四海閒遊呂洞賓京城印行繞街叫賣太子亦買數
本進上上大震怒捐賞錢千緡開封府捕之有太學齋
僕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黃待聘令青賣送大理勘招
待聘兄弟及外族為僧行不喜改道故云有旨斬於馬行
街靈素知蔡京鄉人所為上表乞歸本貫詔不允通真
有一室靈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遣人
廉得有黃羅大帳金龍朱紅椅桌金龍香爐京具奏請
上親往臣當從駕上幸通真宮引京至開鎖同入無一

物粉壁明窻而已京皇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城上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敕之水勢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是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盡京城之民皆仰太子聖德靈素遂上表乞骸骨不允秋九月金臺上言靈素妄議遷都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即時攜衣被行出宮十一月與宮祠温州居住二年靈素一日攜所上表

見太守閻邱顛乞與繳進及與州官親黨訣別而卒生前自下墳于城南山命其隨行弟子皇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丈見龜蛇便下棺既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乃葬焉靖康初遣使監溫州伐基不知所跡但見亂石縱橫強進多死遂已此耿延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本末世不知其全故著之今溫州天喜宮有御題云太中大夫沖和殿侍宸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真宮林靈素

古今說海

古今說海

五

古今說海卷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八十四

明陸楫編

說淵六十四

別傳六十四

海陵三仙傳

闕名

徐神翁名守信海陵人也生六七歲始能言父隸衙籍少孤無以自給年十九歲役于天慶觀常持一帚供灑掃盡力煩辱之事嘉祐四年天台道士余元吉來遊示

惡疾過者面之公獨事之無倦忽於溺器得丹砂餌之
元吉委化公喪之以師禮丙斂具于海安徐氏葬之日
徐見公來謝甫出戶取金贈之相望數步而追莫及實
未嘗出也自是常放言嘯歌默誦道書絕飲食至數日
然供役未始之事茹蔬取黃葉者自食曰此先生菜也
春白粳奉衆別貯粃稗與丐士同食治平中有客自蜀
來號黑道人每至觀獨與公語既去謂逆旅人曰吾無
以謝爾令爾邸暑無蚊耳已而信然會糧竭道正唐日

嚴晨命公督租于遠郊既往矣晡時見三清殿後枕簟
臥者公也怪而問之公曰來早米自至詰旦果然唐謂
田丁爾自運至甚善皆笑曰徐二翁終日程督不少休
何謂自運至也日嚴大驚始命名置弟子籍熙寧九年
以守金寶牌恩度為道士公笑曰我只解掃地不事冠
冕短褐力役如故素不嫻書忽作楷字假度人經語為
人言禍福有謁而不見者有自往神遇者有不施而求
者有施而不受者若怒罵戲笑無非休咎所寓或薄暮

歛殿堂藉香紙肆筆書置几間明日來者取而授之一
不經意悉醉所問紙盡而人亦絕元豐中徐州獲妖人
辭連淮上發運使蔣穎叔疑於公就見曰爾徐二翁邪
曰然知道乎不知解何事解喫飯日可幾米飽便住茹
葷乎茹葷由此不疑公素蔬糲半歲前忽嗜鮮肥亦勸
道流食至是乃省穎叔問我何如人也對曰宜省刑斃
然而怒公自捫背曰癘痛不能語穎叔再拜曰經云神
公受命普掃不祥其公之謂矣因呼神公故神公之名

布天下頽叔背有瘡盛怒則裂而內楚至不能言他人
莫知也寢室附厨側因為闢堂榜之曰守雌他日獨坐
有憂憤之色俄頽叔來不得見竟日不出戶左右問之
公曰藥义羅刹五百人生於世間亂且至矣憲使范鏗
問公有夢否曰自不受道正庸錢不復作夢江陰劉谷
與公語于竈下藉葦而寢未旦光輝如日谷驚躍而起
見公坐哆口瞪目聞空中語曰徐禧入蕃直立死呂惠
卿食枸杞夾子是時禧圖西邊呂持母服皆谷所善者

五年禧有永樂之敗呂嘗修敬端朝冠以拜公平視自
若顧曰善守善守果黜知單州相繼竄責至紹聖甲戌
而還始悟枸杞之識且以善守為戒也七年郡貢士謁
行示字皆從火果貢院火王介甫居金陵求書示勅舒
王三字而勅字不全且曰勅不須用人也未幾薨政和
中追封王爵八年東坡先生起知登州來謁書來王守
三字問學道之要曰毋作官即好東坡領之至登召還
洎守揚州馳書問方來公不書至南遷遣子過來亦不

見繼徙惠過海矣子由謂吾兄信其言而不能也子由績溪寓訊求字書曰運當減度身經太陰及厯侍從至門下侍郎實佐佑垂簾政元祐末出知袁州遣使問之書曰十遍轉經福德立降告其使曰過去十見在子由聞之曰日者謂子戍運多福酉運多厄豈謂是乎未至袁遷嶺未幾十年而復駙馬都尉張敦禮圖公像以進奏賜紫衣號圓通大師公不受公書字示人來者日衆主觀者因為修造計置積以受金錢月吉起鑰間

有端足非函隙可投者知出神所得也江都姚叟見持
帚扣門者曰我徐二翁也有帚在汝園中隨指見藜竹
如帚狀往視已失其人因率衆來訪三清殿他郡助役
者皆曰見先生行化吾里九年四月公在寢旬日或問
之曰改元則出是月改紹聖郡人問鄉舉曰陸侍郎至
滿城著綠陸農師來守郡次舉何昌言榜登科者甚衆
三年郡大疫公扃戶六日郡人數百請之出曰作緣事
故爾疫者飲咒水皆愈居數月淮陽人獻紫花石柱四

初淮陽有山而石頑不適用有老父謂常姓者曰山有紫錦石可取為柱施泰州天慶觀言訖不見試鑿之果紫錦文也柱成道海來值大風雨舟師拱而慄霧電中有物挈舟行甚駛一宿達海門泊至公迎勞曰驚怖不易不然不如此速也山陽楊生家聞異香見老父持帚入門傍有識者揖之遂隱遺椽於其庭生攜以至視三官殿柱杪亡一樣卽所遺者公曰欲新此殿乃施錢數十萬農師除海州告別公曰菜又貴也自海移蔡召入

為右丞無為湯氏繪公像奉供公見夢乞其孫女出家
覺語其妻秦秦惡之他日女死秦投像于江會疫廢其
左臂湯請見公數之曰爾棄我江至長蘆乃濟湯慙負
請死既潭商至公笑曰謝汝相救商袖出像云得之長
蘆江中哲宗未立元子中宮遣寺人致禮以問書今日
吉人蓋徽廟諱也元符中鹽城時叟有請告曰爾亟歸
九月中有道者來宜善待仍布施至期暴客夜集其門
時悟出迎設酒殺金帛慰遣遂免陵暴三年上元張燈

前二日公以杖擊之盡數日哲廟遺詔至崇寧二年八月忽於殿墀望闕致敬壬申詔曰朕聞黃帝問道於廣成放勳往見乎姑射蓋惟有道之主能尊全德之人以爾體性抱神深不可測心通夙慧澹泊無為不出戶庭四方宗仰宜隆褒命益顯真風亟其來思毋執謙退可特賜號虛靜沖和先生令運使許彥致禮敦遣赴闕至京師館于上清儲祥宮之道院屢召入常服白紵元都衫華陽巾麻屨大條與上從容言不替俚語每有忠規

語祕弗傳也許肩輿歷嬪御閣投金珠盈其懷公解帶委于地而不受嘗小遺殿上人止之公弗顧三年乞歸會二月二十六日公誕日降香設十道齋賜五嶽金冠象簡密雲銷金上清服詔畫像二命親書生身受度等語四年八月賜勅書令發運使胡師文禮遣赴闕既至會解池水溢詔問之對曰紫龍為害惟天師可治召張繼先至授以鐵符龍震死而鹽復五年告歸大觀元年許大方攝郡事寫公真求贊書曰身色不自在猶如脆

瓦坯色盡還歸土神移別受胎藉如空裏月輪轉幾千
回掉頭不識面元作阿誰來公詩頌不常作而援筆立
就畧無停思二月甲子出門望西北稽首大方問之公
曰我欲去矣大方曰欲覲邪遂以聞是日詔建仙源萬
壽宮及有召命外庭未知也行日過關闈謂觀者曰二
翁不來矣蔡京素敬事公因設食公取菜覆于地問終
身曰東明及將死于潭之境趣就僧舍問其處曰東明
寺也是歲令侍童理髮或旬日不止問其故笑而不言

二年正月默坐不飲食至六旬時云世上悠悠不如歸
休三茅劉混康亦召至公曰劉先生去我亦去矣四月
丁酉劉先生解化二十日庚子上清知宮晨夢人叱云
起起天帝召神公亟起問訊無恙也日暮公擎手叩齒
四顧長揖已曲左肱而臥白氣自頂出西北去空中聞
鶴唳公逝矣壽七十有六值歲早熟氣已蘊隆七日而
歛四體可屈伸如生異香達于宮外上聞駭嘆久之贈
大中大夫委內侍劉愛等視喪歸本部給葬用四品禮

九月庚申葬城東響林原宣和中建昇真觀以奉祀初
老農錢甲每見公呼鄰舍洎卜葬惟響林兆吉而未合
制度東畛即錢氏也錢悟舉地以獻公三召至闕以恩
度弟子三十八人賜紫及師名甚衆官親族二人再賜
父頴宣教郎母張蓬萊郡君所生李永嘉郡君奏建妙
真觀度劉崇仙張貧女為女冠二人者常至觀獻果實
公取二果噓而與食遂辟穀容色如少女也公初修觀
每日有大施主至崇寧末以片紙授張崇真書仙源萬

壽踰年改建是宮公每行廊廡間必擊柱嘆息如有所恨者洎仙去上勅有司促成新宮至紹興辛亥火于兵無孑遺矣公再召後年七十餘灑掃淨穢無一日廢郡人家有圖像事之事無細大咨而後行向化遷行不敢萌非心有過必憚見每戒人曰修福不如避罪廣求不如儉用若服餌求神仙不死術者尤不取所閱人不可備舉至驗於數十年後非特知來而已皆隨根器以示誨誘大要使人知賦分有定而乘除得以避就善惡可

以消長一見即書或示以言隱而顯簡而盡其以字假借離合增損及摘經中語首尾以告雖巧者注思不能到也其徒之四方者預求公字置像前俾來者射取無異親見凡有隱惡者見之必摘發使悔宿州陳生致禮虔甚公酌水使飲至于三辭曰不可強矣叱之曰汝不能此河中人奈何陳泚顙錯愕不能對遂入道蓋嘗利人之財溺而不救也或欲詰盜問所亡幾何曰三十千公怒罵曰竊三十千汝以為盜乎三十年後有朝服為

盜者矣其因事警世類如此小校濮真病痿數人掖而前公杖掖者走又杖真真不覺投杖而逃錢媪至公傍苦之媪曰髮白奈何公手拂其鬢皆變鬢黑陳護女疾公兩嚙其頸復欲嚙女啼而走公曰冤不可解也是夕縊死視之其繩三股斷其二而一存焉在觀應酬無虛時而神遊萬里之外無所不至有同日見者或非雅素夢授藥愈其疾他時望見叙舊其所夢乃公也遇齋帑空無時攜數百錢畀主首市蔬廝輩意積鏗闕亡入

戶忽有盆水在地踐之而仆亟起振袂公儼然坐榻上
形解後刻檀像于虛靜庵政和八年九月辛卯日有神
光仍墮淚食頃乃止識者喻焉今禱于祠者探籌以代
公語無不契合祈暘雨若響答雖亡猶存靈應不可殫
述云

周處士名恪字執禮海陵人贈工部侍郎敬述五世孫
和州法曹定國之子也元祐初再舉進士下第頗鬱鬱
不得志既壯不娶嘗從郡學釋奠方坐以待事忽大呼

仆地不知人閱四日而蘇問之云吾誦老子書至谷神不死若有人昇坐榻行數步吾駭而呼不覺其仆且久矣因取儒衣書焚之曰誤我此生者非汝也邪自此動靜顛異人直以為狂耳先是徐神公語人云周家門前石生青毛當得仙矣已而果然人始敬之家武烈帝祠側未嘗遠遊忽有老農負瓦木為葺精廬曰向病亟賴先生至以良藥起死乃知其出神也族叔注為推官常呼曰朝議後階逼御監不求改官者十五年壽踰八十

蔡卞守揚州遣使遺酒旬日不授報書賓至命酒寒酌
曰喫箇冷揚州使來請書問太尉面目端正乎使反命
則一夕病風口目斜矣州士掾吳令璋告別迎呼相公
令璋心獨喜自負既從調乃相州工曹耳宣和中屢召
不起謝使者曰吾太平衰末之人也蔡京嘗奉書且俾
大漕與郡守勸駕先生臥不啓戶而危言譙京不肯就
駕朝廷知不可致乃止復詔曰朕躬妙道以宰制萬有
旌達士以表迪羣倫庶幾清淨之風丕變澆漓之俗爾

精微自得淳白不踰守虛澹以為常捐紛華而無累宜
加美號以示恩休可特賜號守靜處士視朝奉大夫仍
賜五品服先生服命服常自號赤局右僕射燕服必衫
帽破敝亦不修飾自贊曰周四十五衣破不補土木形
骸神氣所聚四十五其行第也獨處一室臥起方丈間
食酒肉如平時而無更衣之所畜一白鼠或去或來飲
食同之賓至以水酌茗或擷屋苔煮水以啜其甘如飴
親族相率攜酒肴以謁先生曰何故無某物對曰無是

曰物在某處皆相視而笑不能隱先生音聲如鐘不以詞色假人皆望而畏之行有負雖高爵重位一見叱罵不少卹故鮮有見者建炎二年三月戊戌裴淵陷城殺掠焚蕩民死什七八先生於是且七十矣攘袂詬賊一卒擊其首流血污衣先生曰咯血咯血不得洗須臾擊者至前嘔血死是歲不飲食歷數旬無疾側卧而化目不瞑神光射人曄如也初發殯重莫能勝漸輕若虛器然畧約兩夫荷之初元祐中有陳

豆者不知何許人披方毯無他服冬夏不易行丐
于市郡人朱醫見其死瘞之矣厯數十年復至朱識
之始以為異人也居福田院攜小籃貯書卷見可人
即付與得錢物復施丐者人呼陳毯被嘗與唐道人
謁先生笑語竟日所言他人莫能解也宣和末示化
葬神公之西先生與唐道人相繼同域號三仙墳
焉

唐先生名甘弼海陵人為郡小吏廉恪無他伎一日晨

出若有所遇者忽裂巾毀屨解衣濡水滌橋裸程褻語
見者遭慢罵家人以為狂囚于別室悉毀臥具為坎窞
寢處其間歲餘其母哀而縱之冬夏一布襦僅蔽膝負
敝衣于左肩蓬首胡髯垢面跣足常以指按其頰徜徉
井間中人呼唐九郎或發語干休咎人始異之稍就占
訊喜怒語默無不驗凡飲食或捐半于地或委溝渠而
食其餘得炊餅漬渠泥啗之得酒或覆于几又祭之地
復收飲無少損也所臨列肆是日必大獲競欲延致有

以禮招之而弗屑者旗亭間以飲食為博徒者數負不自活乞憐于先生或與之錢以為博資則終日勝酤釀欲成而敗先生至甕下索飲釀者曰是不佳當別酌以獻不從漉而飲之香味俱變未竟日而售常寓宿王氏米肆高廩上肆罵狂穢無所避其家婦子羞惡俟其他之竊相與誚詈先生不復往數日無所貿易頻悔謝乃復比舍火延其屋燉寢矣獨堅臥不動俄反風而火滅人家非常所游者亦憚其來其來也必有異晨至蔣氏

舍排闥入婦寢取溺器翻衽席衣衾淋漓顧笑曰解了
矣室中人頗怒既而聞一婢自經系絕得不死建炎二
年忽持甕自擊其頰俄裴淵潰卒至擄掠無遺乃悟打
頰者隱語打劫耳紹興元年語人曰上元夜觀燈時金
人陷城至上元日火仙源宮屋五百楹煨燼無餘矣張
榮來據城聞其神異執于酤肆大雪中露坐方數尺獨
無雪膚畧不霑潤乃積雪丈餘穿洞穴埋其中彌日出
之怡然也人問寇亂何時已邪曰直待見閻羅聞者憂

之謂不可逃死無幾何有裨將李貴過城下號李閻羅
自是歲小休矣四年劉豫犯淮南郡守趙康直問之書
曰十三日硬齊又問書曰十三日軟齊蓋偽齊始肆猖
獗終大敗而去七年冬十一月大呼于市曰二十一日
雪下二十二日唐倒皆不測其意至期大雪明日往河
西張氏舍求附火潛抱薪自焚于隙屋張覺之體已灼
爛索寢衣披之行至常所居米肆端坐手擷燔肉以食
且以飼犬須臾而逝有田夫自斗門至中途遇其西行

問先生安往曰吾歸也入城既自焚矣住世六十餘歲
葬響林原歲餘後有醜高見先生於江西而蜀人亦見
之于青城云

古今說海卷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八十五

明 陸楫 編

說略一 雜記一

默記 宋王鈺

王朴仕周為樞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歸樞密院至今言二府當時宰相但行文書而已况朴之得君所以世宗才四年間取淮南下三關所向成

功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人顰蹙且
倉皇歎嗟曰禍起不久矣世宗因問之曰臣觀玄象大
異所以不敢不言世宗云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
免而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是夜與
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出至野次止於五夫河旁中夜
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
之一燈熒熒然迤邐甚近則漸大至隔岸火如車輪矣
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

拜之既拜漸遠而沒朴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於李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而崩至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蓋聖朝火德之兆夫豈偶然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襴乘轎子

出居天清寺

天清世宗節名而寺其功德院也

太祖與諸將同入內

六宮迎拜有二小兒卅角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

宗二子紀王

闕

王也顧謂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即提

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搯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為

不可邪美對曰臣豈敢以為不可但於理未安藝祖即命速退以其一人賜美美即收之以為子而藝祖亦不復問其後名惟正者是也每供三代惟以美為父而不及其他故獨此房不與美子孫連名名夙者乃其後也夙為文官子孫亦然夙有才為名師其美明者自云

徐鉉歸朝為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見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

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豈可見也鉉云奉旨來見老卒往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取舊椅子相對鉉遙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辭賓主之禮李主曰今日豈有此禮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笑乃坐默不言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有旨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

相就如牽機狀也又後主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併坐之遂被禍云

張茂實太尉章聖之子尚宮朱氏所生章聖畏懼劉后凡後宮生皇子公主俱不留以與內侍張景宗令養視遂冒姓張既長景宗奏授三班奉職入謝日章聖曰孩兒且許大也昭陵出閣以為春坊謁者後擢副富鄭公使北作殿前步帥中丞韓絳言茂實出自宮中迹涉可

疑當弼引以為殿帥蓋嘗同奉使交結有自弼皇恐待
罪然朝廷考校茂實之除拜歲月非弼進擬出絳知蔡
州弼乃止厚陵為皇太子茂實入朝至東華門外居民
樊用者迎馬首連呼曰虧你太尉茂實惶恐執詣有司
以為狂人而黥之知其實非狂人也茂實緣此求外郡
至厚陵即位避藩邸諱改名孜頗疎之自知蔡州坐事
移曹州憂恐以卒謚勤惠滕元發言嘗因其病問之至
臥內茂實岸幘起坐其頭角巉然真龍種也全類其表

蓋本朝內臣養子未有大用至節帥者此可驗矣其子
詢字仲謀賢雅能詩有子與邨中作壻此可怪也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所以
東坡詩云皇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蓋欲委滕公以天下
事也一日語及北遼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遼兵追
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為所奪從行宮嬪盡陷
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創發之故
遼乃不共戴天之讐反捐金繒數十萬事之為人子孫

當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蓋已有取北方之志後永樂靈州之敗故鬱鬱不樂者尤甚愴聖志之不就也章敏公為先子言

京兆李植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自少年好道不樂婚宦初為侍禁約婚慈聖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前驚走踰墻避之后即時還父母家俄選為后焉植後自放田野往來關中洛陽汝州人以為有道之士也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

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於後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舍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大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為金陵守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寧鳳子儀家喬氏書在經後字整潔而詞甚愴惋所記止此徐鉉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

誥豈斯人耶

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歷右散騎常侍貶靖難軍行軍司馬而卒於邠州鉉無子其弟錯有後居金陵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鉉錯誥勅備存甚多僕嘗至攝山求所謂十郎家觀之其間有自江南入朝初授官誥云歸明人偽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知內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存其階官也

小說載伐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視燈輒閉目云

煙氣易以蠟燈亦閉日云煙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
點燭邪云宮中本閣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
日中也觀此則李氏豪侈可知矣

楊宣懿察之母甚能文而教子以義方少不中禮輒扑
之察省試房心為明堂賦榜登科第二人報者至其
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為
人所壓邪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其年廷對宣懿果魁天

下

歐陽文忠慶歷中為諫官仁宗更用大臣韓富范諸公將大有為公銳意言事如論杜曾家事通奴婢有子曾出知曹州即自縊死又論參知政事王舉正不才及宰臣晏殊賈昌朝舉館職凌晏陽娶富人女賈有章有賊魏庭堅踰濫三人皆廢終身如此之類極多大忤權貴遂除修起居注知制誥韓富既罷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為河北部運令計議河北二相賈昌朝陳執中爭邊事其實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會令內侍供奉官王昭明

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今命侍從出使故事無內臣同行之理而臣實恥之朝廷從之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中傷會公甥張氏幼孤鞠育於家嫁姪晟晟自處州司戶罷以僕陳諫同行張與諫通事發鞠於開封府右軍巡院張懼罪且圖自解免其語皆引公未嫁時事詞多醜鄙軍巡判官著作佐郎孫揆止勘張與諫通事不復杖蔓宰相聞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蘓安世勘之遂盡用張前後語成案俄又差王昭明者堅勘

蓋以公前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勘案牘
視之駭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修令省
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喫劍不得
安世聞之大懼竟不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貨買
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誥知滁州而
安世坐牒三司取錄問人吏不聞奏降殿中丞泰州監
稅昭明降壽春監稅公責詞云不知淑慎以遠罪辜知
出非己族而鞠於私門知女歸有家而納之羣從向以

訟起歲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資券既不明辨無所驗以
其久參侍從免致深文可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
仍歸漕節往布郡條體予寬恩思釋前咎又安世責詞
云汝受制按考法當窮審而乃巧為朋比顧弭事端潛
落偏說陰合傳會知朕慎重獄事不責有司而妄徇私
情替名胥後跡其阿比之意尚與朋黨之風云云其後
王荆公為蘓安世埋銘盛稱能回此獄而世殊不知揆
守之於其前昭明主之於其後使安世不能有變改迎

合也然則二人可謂奇士矣昭明後亦召用而揆饒州人終殿中丞當張獄之興楊闢州外為舉人上書極力救之今宋文集中有外書

達奚盈盈傳晏元獻家有之蓋唐人所撰也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艷冠絕一時會貴人者病同官之子為十牛者失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何處其父言貴人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十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

亦無甚害千牛懼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恐
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帶幕幃帳如此所
食物如此勢不由已決無患矣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
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虢國夫人入內明皇戲
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邪夫人亦大笑而已貴人妾者
智術固可慮矣又見天寶後掖廷戚屬莫不如此固可
以久安耶此傳晏元獻手書藏其甥楊文仲家其間叙
婦人姿色及情好曲折甚詳然大意若此也

龍哀江南錄云江南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
隨命婦入宮每入輒數日而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於
外後主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王歸朝後與金
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藝祖事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駐蹕
正陽距壽陽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四
程皆大山至清流關而上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西
澗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時江南李璟據一方國力全盛

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憇滁州城下會翊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為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其與已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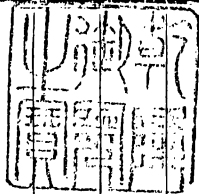
兵勢與已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敗畏其出兵所以問計於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來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為勝轉禍為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

休衆必不為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
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為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以指
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即下令誓師夜出小路
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為備奪門以入既
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
既主帥被擒矣或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蹂
踐死亡不計數遂下滁州即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
我敵即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州既破中斷壽州為

二救兵不至壽州為孤軍周人得以擒仁贍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於篋中金創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於趙某者乃天贊趙某豈臣所能及因盛稱太祖之神遂不肯治創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為淮南

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失
接則淮南盡為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陣寨世宗
乘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者由太祖
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
稱太祖為神武者暉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
後真宗時所以建原廟於滁而殿曰端命者太祖歷試
於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此而始故號端命蓋我宗
之鎬沛也其趙學究即韓王普也實與太祖定交於滁

州引為上介歸德軍節度巡官以至太祖受天命為宗
臣比跡于蕭曹者自滁州始也



古今說海卷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說海卷八十六至九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吳璲

負外郎臣牛稔文覆焉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沈孫理

謄錄監生臣楊鰲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八十六

明 陸楫 編

說畧二 雜記二

宣政雜錄

闕名

政和中宗室士頓所居鈍軒忽生白芝數本於梁棟上
因易名芝軒賓客詠歌以為和氣次年士頓死又一年
賜所居入四聖觀族衆散徙蓋不祥也壬寅春太傅王

黼賜第有白芝生於正寢附卧榻後屏風而出又一本
在廳事照壁上隔六年有戮身之禍

宣和庚子滄州南皮縣弓手張德平日以健勇擒捕有
獲然多及平人因瘟疫死半歲墓中忽有聲人報其子
往視則墓已穴露出其面矣及破墓欲出之則身變白
蛇子驚問曰何為異類父曰我以殺平人多獲此報子
可作屋置我於中開竅於頂時出頭四望以肉飼我日
十餘斤足矣年餘身漸大所食增多家貧謂其子曰我

雖壞爾財物切無害我若殺我則十二年後復生為白
蛇則天下兵矣子憤其妖曰此正喪門神也殺之乃所
以止兵乘醉礪刃斷之蛇奮躍展轉壞屋宇桑麻數里
宣和年都下趙倚年十二隨母嫁里中田生生勇於力
母每遭毒手積六年倚每見母被凌辱即勸母去母終
無意一日倚病母遭叱詈倚病中憤鬱因力遣母出買
藥時田生尚寢倚乃闔戶持刀殺田生連十餘下以力
弱不能中要害而田亦宛轉血中隣人排闥入倚曰吾

母以身歸田生執爨具飯乳子澣衣勤勞旦夕而未嘗
得田生一善言為人子者得不痛心恨吾病甚不能力
斷其首即以刀付邏卒束手就執既行猶回視諸人曰
好視吾母行人皆為之泣下獄察其孝亦為獻上上哀
其誠止從杖而編置焉

政和中濟南府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甚孝母臥病
久冬忽思魚食而不可得其女曰聞昔者王祥臥冰得
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汝女子何

妄論古今女曰不然父母有兒女者本欲養生送死兄
謂女不能邪乃同乳媪焚香誓天即往河中臥冰凡十
日果得魚三尾鱗鬣稍異歸以饋母食之所病頓愈人
或問方臥冰時曰以身試冰殊不覺寒也

濟南府開元寺因更修掘地得古碑蓋會昌中汰僧碑
也字皆剝缺磨滅不可讀惟八字獨存云僧盡烏巾尼
皆綠鬢僧惡而碎之後有詔改德士遂符碑言

唐武后昇中述志碑后自撰睿宗書極壯偉在嵩山下

政和中河南尹上言請碎其碑詔從之

靖康初民間以竹徑二寸長五尺許冒皮於首鼓成節
奏取其聲似曰通通部又謂製作之法曰漫上不漫下
通衢用以為戲云

建炎戊申鎮江府民家兒生四歲暴得腹脹疾經數月
臍裂有兒從裂中生眉目口鼻人也但頭以下手足不
分莫辨男女又出白汁斗餘三日二子俱死

徽宗北狩經薊縣梁魚務務有還鄉橋石少主命名人

至今呼之上曰此乃亂世之主後聖必能力伸此寃令我回此橋因不食而去

徽宗遜位前一年中秋後在苑中賦晚間景物一聯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寫示宰臣甚謂得意皆稱贊取對精切格韻高勝聖學非從臣可及然次年戎馬犯順後國號金亦先兆金世界也

古今說海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八十七

明 陸楫 編

說畧三

雜記三

靖康朝野僉言

闕名

靖康元年丙午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至京城尼雅滿於城南青城屯兵榦里雅布於城北劉家寺屯兵環城列柵分地為必拔之計

閏十一月初六日卯時有大星東南落流光數丈初七日不見斗二夜初八日夜遺火焚蔡京宅火光亘天鄰屋無所犯明旦士庶觀之咸謂國家召禍造端乃蔡為首宅焚無片木而不及鄰實本天意

二十六日早城南百姓相驚云向北金兵下城入五嶽觀醴泉觀陳橋南薰封丘門皆有金人下城殺人劫取財物城中百姓皆以布被蒙體而走士大夫以綺羅錦繡易貧民衲襖布袴以藏婦女提携童稚於泥雪中走

惶急棄河者無數自縊投井者萬餘哭聲徹天軍民踰城出走者十餘萬人城外為番兵殺死者居半是夜上在小殿中抱太子內侍止三四人餘皆遁道君自龍德宮徒行入大內與諸王妃主相聚哭亦有遁於民間者二十八日夜彗星其長亘天二十九日日出赤如血十二月初一日帝出南薰門初三日見二帥初四日還復入南薰門城中百姓父老捧香列拜呼萬歲而泣涕者不知其數

靖康二年丁未正月初十日上出郊至十五日方見二帥士庶每日望車駕還內時大雨雪十餘日不止王宗浼自軍前傳詔云元帥留上打毬未得晴俟打毬畢即還內士庶聞之各請僧道作道場祈晴又願車駕早還大內自諸王宗室執政侍從寺監省部官吏在京百姓各貼黃榜自宣德門至南薰門羅列道場百姓忠義之士然頂煉臂跪於南薰門父老持香爐於雪中跪拜哭泣十餘日百姓每日御街上候駕時雨雪大凍餓死者

無數

二十九日軍前索教坊內侍等四十五人露臺妓女千人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等家歌舞及宮女數百人先是權貴歌舞及內人自上皇禪位後皆散去至是令開封府勒牙婆媒人追尋矣哭泣之聲徧於閭巷者不勝其哀

二月初七日上皇與諸王后妃以下乘金銅車子出詣金營內人宦官多相携步從諸王三十二人駙馬四十

七人百姓見之咸知將欲廢立驚憂戰慄心膽喪亂皆
不樂生市井小人張目相視色若死灰人心大擾留守
司恐軍民亂致金人縱兵乃出榜曰太上道君皇帝并
妃嬪諸王詣軍前懇元帥乞車駕還內軍士宜各體國
安業不得亂有驚疑見者咸知其虛誕矣

古今說海卷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八十八

明 陸楫 編

說畧四 雜記四

朝野遺紀 闕名

和議成顯仁后

徽宗后 章氏

將還欽廟挽其輪而蹕之曰第

與吾南歸但得為太一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

高宗

第九后不能卻為之誓曰吾先歸苟不迎若有瞽吾目乃

升車既至則是間所見大異不久后失明募醫療者莫能奏效有道士應募中貴導之入宮金鍼一撥左翳脫然而復明后大喜曰吾目久盲得師重朗更煩終始其右報當不貲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視足矣以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吾師聖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答方啜茶遽索去后固詢其報德萬一者謾曰太后不相忘畧修靈泉縣朱仙觀足矣拂衣即出時上方視朝也仗下入長樂大驚急跡訪之寂無所得後

王剛中帥成都而得旨東朝圖朱仙像進入儼然當日道士也

海陵南侵使人至欽宗所犯蹕七百餘人俱受害行都固未知也一日京師舊輦官二人閒步景靈宮於是淵聖衣羽衣入門趨殿輦官駭甚從而迹之無見也一念所鍾神遊尚不忘故國耶

車駕在維揚魏公方居臺院妙應師館其家一日師自外謂公曰適見城中人有死氣者七八度不應如是之

衆此必敵至之徵矣宜早勸上渡江為要妙應相法極神張氏素信之入奏乞早移蹕然上意欲觀燈然後南巡也未幾尼雅滿遽至翠華亟行城中死者果無數

方伯彥潛善秦安之際外傳北風極勁而汪黃傲然謂無事故上每不知虞比江都宮中方有所御幸而張浚告變者遽至瞿然驚惕遂病薰腐故明受殂後後宮皆不孕高廟中年不樂張忠獻者非獨以和戰異議亦追歸來望思之怒耳

苗傅劉正彥之變植虛器於前星欲自恣凶狂耳春宮未辨菽麥而魏公在建業乃受而殞之過矣唐睿宗嘗帝數年又為皇嗣者十餘載中宗復位以親王就列德王裕為劉季述等迫立昭宗反正復歸東宮皆諒其非出於已也今明受之殞在鐵塔下父老尚能言蓋當時併乳媪掩之云

航海之役及水濱而衛士懷家流言呂相頥浩以大義諭解且怵以利曰先及舟者遷五秩署名而以堂印志

之其不遜倡率者呂皆側用印記事定悉別而誅賞之
乘輿初涉鎮江羽衛介冑間止一黃扇存耳欲發羽檄
下四方而庚符不可得朱髹又非立談成者恩遽中取
祖廷彤几折而代匱焉

莊文既薨孝廟白德壽扶立光宗未宣鎖之夕德壽故
召魏王宴宿宮中泊次日歸邸則儲冊已行而魏邸出
麻之宣城矣復見高廟亦有愠言曰翁翁留愷却使三
哥越次做太子帝語索謾戲撫之云兒謂官家好做做

時煩惱云

光廟聞貴妃無疾而殞哭泣無節初郊宿青城淚不已
祀故止而壽仁復至玉津行園亦犯玉女宓妃之戒丙
夜將臨星月尚皎方入大次服袞冕始搢大圭烈風倏
起霹靂一聲燎火御幙皆仆在位者辟易上亦驚僵而
雨電交擊衆皆暗中自救不暇莫能措手稍霽則已曙
亦不容即禮矣聖體遂苦風眩神位玉帛牲牢皆狼藉
所執鎮圭殿中監已授扶持御藥不知所在一時策命

宰臣望祀車駕亟歸療疾雖御樓之類悉不能舉矣

重華間上疾自臨大內撫視上噤不知人但張口嚙言耳壽皇憂且怒呼李后而數之云宗廟社稷之重汝不謹視上使之至此今將奈何一時忿極遽曰萬一不復當族汝家既將往東朝召留正責之曰汝以為相不強諫何事正曰臣非不言奈不聽何帝曰爾自後須苦言之若有不入待朕留渠細語之其言止是爾光宗既愈后泣謂曰嘗勸哥哥少飲不相聽近者不豫壽皇曩欲

族妾家何負何辜既而聞留正所言聖諭謂若更過宮
決被留不可還矣光宗已有怔忡之候此語既入故終
身畏父玉輦無近於龍樓云

光廟逾年不朝東內壽皇怏怏一日登朝當露臺間委
巷小兒爭鬪呼趙官家者壽皇曰朕呼之尚不至爾枉
自叫悽然不樂自此寢不豫

紹熙在鶴禁有意受終而難發言也數擊鮮於慈福后
詢近侍大臣屢排當位故旁側有奏曰意欲孃孃為趣

上爾后笑壽皇至東內從容間語官家也好早取樂放下與兒曹上曰臣久欲爾但見孩尚小未經歷故不能即與之不爾則自快活多時矣後來儲邸度長樂必已及之矣備具狀為壽者再后不能已語之曰吾亦嘗諭乃翁渠所見又爾光宗岸憤稟后曰臣已白髮尚以為童則罪過翁翁后無語蓋謂高廟遜壽皇於盛年爾光宗既退君每恨既往時成敗瞑目嗔罵或慟哭壽仁后輒奉觴以解陶之以是為常雖宮門外事不欲動其

心然久亦覺知矣初郊祀成恭謝回鑾御樂聲達於內
光宗問其事曰市井為樂耳帝怒曰爾欺我至是尚
爾邪揮之以肱后仆於闌自是遂得疾

壽仁后感日者言已有厄於大內靜處築精室獨居以
道糴事佛病革遂終於此長御欲之椒殿取禮服偶內
人有怨后者持鑰不啓曰使余憑誰命昇此祥翟既不
得周身則相與舉簣以歸於凰儀及半途或妄曰風王
至則皆委之而走時泰安恍惚內中畏避之故也及久

知訛傳方再有至者則為廊日所暴體色黝然矣措之
大寢宮人無計致鮑於地以蓮數十金餅亂其芬洎事
聞於外梓人進裨幾有小白之泚後葬於赤山邢后之
側不久雷震毀殯人共怪云

長秋所生母舊隸德壽為樂部以久次出適於外矣一
日奏樂上以為不諧中貴人奏近老舊者得旨嫁出今
皆新習未能串便欲使已嫁出者通籍復入庶新故參
教上可之自是悉還然后母在外孕身已數月矣將及

期宦者奏乞復外館憲聖后曰第令產仙韶無害也遂
誕后東朝禁中三日洗兒憲聖臨視戲祝云使汝長福
祿及吾左右皆失笑雖一時戲言後乃符驗云長秋自
是亦養宮中既久新樂純習熟其所生與儔侶俱還民
間后乃在楊才人位為義女而以琵琶隸慈福宮其生
在壬午至紹熙之季蓋已長矣今上以嘉邸踐阼於東
朝為重華承嫡主喪故久於彼一日朝長信偶酒後盥
手后奉匱以前帝悅而灑之自爾得幸久而憲聖知之

幾欲賜扑大璫王去為力諫之曰娘娘尚以天下昇孫
一婦人何足惜且是事不可使外人知也東朝雖少解
然終不釋然謂王且使楊氏寄汝家候駕回南內部舍
而復之故后暫居去為家而去為之子瑜自是得幸及
阜陵禮畢上歸舊東宮以便御視朝長秋復還長信上
眷念殊厚然莫能得之韓后既上仙所幸宦官王德謙
將詣於東朝憲聖語曰乃翁舊欲吾堂前一人尚不與
之德謙頗黠則奏之臣非不識去就敢窺數娘娘嬪御

今大內人物如楊美人者亦不乏臣所私見蓋以皇后
近上昇後宮繼進無序苟得一人自陛下處賜與官家
則衆人方帖伏甚於保愛上躬為宗社大計非輕憲聖
稍解曰汝此言亦不為無理德謙知有間可乘又使中
貴人僂和以為娘娘尚未見玄孫而楊氏相命皆宜子
浸潤鼓扇慈福遂以賜寧宗漸進為婕妤時韓侂胄用
事知王瑜之舊也瑜遂不得入內時曹氏亦得幸於上
韓復左右之故后尤自抑勵讀書飾已挾數以御同達

者一時故有賢稱韓無自窺之

今東宮遷入實餘杭宗室善下居其間而韓侂胄與善下厚故得導達也然同時入者亦一二人惟韓后獨喜令儲嘗因與內人馳逐總角皆鬚髻人欲為梳櫛者悉不可必得媽媽方結蓋常時后自為束髮故也由此韓后鍾情遂決為嗣同入者復出後聞繼莊文者亦在當時選中此實天命也夫東宮雖因善下出入韓氏導達而致苟非其人者詎能致哉

韓成恭上仙後後宮為上所眷者令長秋與婕妤曹氏
耳時欲繼立椒塗二黨交進曹有姊妹通籍禁中皆為
女冠賜號虛無自然先生者左右街都道錄者皆厚於
韓侂胄或謂亦與之媿韓侍禁中時多在曹位故鑄金
之際意自輕重然曹罕術令長秋能挾數以御之且上
意專在楊韓密間之未能奪也先是禁中有二內人懷
春而病事且媾各設席以邀羊車欲決此舉二閤皆同
日令長秋故遜曹使朝飲而已飲於夜曹不寤也逮肝

酒甫一再行曹未及有請則楊位已奏恭肅帝輦至奏
趨重疊上起洎至楊所則自從容且遂留寢故能舐筆
展幅以請奎章上即書貴妃楊氏可立為皇后付外施
行而長秋復進筆乞又書其一付其兄次山逮曉雙出
之中貴所齋者未至省而次山已持御筆自白廟堂矣
蓋后慮韓匡上批事或中變故兩行之使不可遏耳
王黼雖為相然事徽考極褻宮中使內人為市黼為市
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撻之取樂黼窘故曰

告堯舜免一次上笑曰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一日又與踰垣微行黼以肩承帝趾墻峻微有不相接處上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君臣相謔乃爾

李太宰邦彥家起於銀工既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以為恥母曰汝固有識乎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為嘉事何恥焉其見高於李守素多矣

文水縣西有山險可據保正石頴聚衆據之時抄敵游

騎且斷其運道數夜犯其小寨尼雅滿怒遣重兵合攻之
遂擒頰釘於車上將劓之已刺刃於股而色不變竒之
好謂曰能降我以汝為將頰怒目罵曰爺能死不降爺
姓石名石上釘樞更無移易也尼雅滿怒寸磔之罵不絕聲
而死

程敦厚子山東坡表兄士元之孫也秦檜善之為中舍
時一日呼至府第請入內閣坐候之終日一室蕭然獨
案上有紫綾縹一冊書聖人以日星為紀賦末後有學

生類貢進士秦暄呈丈采艷麗子山兀坐靜觀反覆幾
成誦雖酒釵問勞沓至及晚竟不出乃退子山叵測也
後數日差知貢舉宣押入院始大悟即以是命題此賦
果精衆考官皆稱善洎揭曉乃孫果首選

秦檜妻王氏素陰險出其夫上方岳飛獄具一日檜獨
居書室食柑玩皮以爪劃之若有思者王氏窺見笑曰
老漢何一無決耶捉虎易放虎難也檜掣然當心致片
紙付入獄是日岳王薨於棘寺

孝廟追復岳飛官爵叔召其子孫使給還元貲主者具
當時所得止九十緡物耳其斃於獄也實請具浴拉脇
而殂獄卒隗順負其屍出踰城至九曲叢祠中故至今

九曲五顯廟尚靈

舊在大理
寺墻下

順葬之北山之濬身素有

一玉環順亦殉之腰下樹雙橘於上識焉及其死也謂
其子曰異時朝廷求而不獲必懸官賞汝告言曰棺上
一鉛筒有棘寺勒字吾埋殯之符也後果購其瘞不得
以一班職為賞其子始上告官悉如所言而尸色如生

尚可更歛禮服也

古今說海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八十九

明 陸楫 編

說畧五 雜記五

墨客揮犀 闕名

張相昇為御史數上封章論及兩府仁廟顧謂曰卿本
孤寒何故屢言近臣公奏曰臣安得謂之孤寒臣自布
衣不數年致身清近曳朱腰金不如陛下為孤寒也帝

曰何謂也奏曰陛下內無賢相外無名將官冗而失黜
陟兵多而少教習孤立朝廷之上此所以孤寒也帝喜
而優容之近侍皆為之懼自此名重朝野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
耳尚有當時所畫題志甚明熙載諡文靖江南人謂之
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
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
辨退之遂為熙載矣

令人於榜下擇壻曰癯婚其語蓋本諸袁山松尤無義理其間或有不願就而為貴勢豪族擁逼不得辭者嘗有一新先輩少年有風姿為貴族之有勢力者所慕命十數僕擁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略不辭避既至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微得托迹高門固幸待歸家試與妻子商量看如何衆皆大笑而散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

此所謂耳鑿又有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色不印指者為佳畫此又在耳鑿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花瓣悉張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線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毘陵郡士人姓李家有女方十六歲能詩甚有佳句吳

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拚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河州有禽名骨託狀如鷗高三尺許常鳴自呼其名能食鐵石郡守每置酒輒出以樂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擲其前即啄而吞之良久牽出是石已如泥矣

漳州漳浦縣地連潮陽素多象往往十數為羣然不為害惟獨象遇之逐人蹂踐至骨肉糜碎乃去蓋獨象乃

衆象中最獷悍不為羣象所容者故遇之則忿而害人
僧悟空在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中
母腹母呼其雄至付子已哀鳴數聲乃拔箭墜地而死
射者折矢棄弓誓不復射

余伯祖嘗於野外見蜈蚣逐一大蛇甚急蛇奔過溪蜈
蚣亦隨之蛇之力屈不免乃回身張口向之蜈蚣遽入
其口俄頃蛇死乃穴其腹旁而出析蛇視之已無腸矣
傳言螂蛆甘帶螂蛆即蜈蚣之別名

蝸牛不獨能伏蝮亦能制蜈蚣蜈蚣見蝸牛則不復能去蝸徐登其背以涎繞之其足盡落

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梁縣嘗有毆人死者處厚往驗傷以糟或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跡有一老父求見乃邑之老書吏也曰知驗傷不見跡此易辨也以新赤油織日中覆之以水沃屍其跡必見處厚如其言傷跡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官司往往用此法

世謂太守為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了了干旌

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註謂周禮州長建旗
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龐參先朝奉云古
乘四馬秦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尤膾炙人口據唐
記明皇帝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嘗六月在
驪山也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矣

子瞻常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著棋吃酒唱曲也然

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多不入腔蓋以不能唱曲耳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見虱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而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為之解頤

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而猶有嬰兒

之色傳正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某術甚簡而易行他無所忌惟當絕色慾耳傳正俛思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問雫何者是獐何者為鹿雫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是鹿鹿邊是獐客大奇之

古今說海卷八十九